

当非遗“声”入银幕：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音乐活化与文化启示

安静¹ 刘长飞²

1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艺术学院，广东省茂名市，525000；

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，广东省茂名市，525000；

摘要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困境的当代，影视媒介以其强大的叙事能力与传播效能，为传统音乐“活态传承”提供了新范式。本文以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中侗族大歌、蒙古呼麦、唢呐艺术的运用为研究对象，通过分析三大音乐类非遗在电影中的叙事功能（氛围营造、角色塑造、主题深化），探讨其如何实现从“文化符号”到“叙事主体”的身份跃迁；结合贵州非遗的跨文化传播实践，揭示传统音乐与当代影视融合对文化认同建构的启示；最终提出“影视赋能+跨界共生”的非遗活化路径，为传统音乐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：非物质文化遗产；《哪吒2》；活化传承；跨文化传播

DOI：10.64216/3080-1516.25.07.034

引言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，全球现存 6000 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其中 70% 面临“代际断层”危机（UNESCO, 2023）。在中国，尽管“非遗热”持续升温，但多数非遗项目仍困于“博物馆式保护”——或仅作为民俗表演供游客观赏，或在民俗活动中机械重复，难以真正融入当代生活。在此背景下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（文中简称《哪吒2》）以音乐类非遗为突破口，将侗族大歌、蒙古呼麦、唢呐艺术三大国家级非遗深度植入影视叙事，实现了传统音乐从“背景装饰”到“故事灵魂”的质变。这种“非遗+影视”的融合模式，不仅为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听体验，更引发了学界对“传统音乐当代转化”的重新思考。本文将从影视叙事、文化传承、跨传播三个维度，解析这部电影中音乐类非遗的活化路径，并探讨其对非遗未来的启示。

1 从“背景音”到“叙事主体”：非遗在影视中的功能重构

传统影视配乐中，民族音乐多承担“氛围渲染”的辅助角色，如用古筝表现古典意境、用笛子烘托田园风情。但在《哪吒2》中，侗族大歌、呼麦、唢呐被赋予了更复杂的叙事功能，成为推动情节发展、塑造角色形象、传递主题内核的核心要素。

1.1 侗族大歌：神话世界的“声之经纬”

侗族大歌是侗族文化的“活态史诗”，其多声部、无

指挥、自然合声的特性，被称为“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”（樊祖荫，2019）。在《哪吒2》中，侗族大歌的运用突破了传统影视配乐的“功能性”限制，成为构建神话世界的“声音基石”。

1.1.1 氛围营造：神性叙事的听觉“宣言”

电影开篇以侗族大歌《蝉之歌》配合龙宫全景镜头，七十二声部的复调合唱如“山涧流水撞击山石”，空灵的泛音与龙鳞闪烁的光影交织，瞬间将观众带入“天地初开、神灵显现”的神话语境。导演饺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他们要的不是西方交响乐的宏大，而是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。（《中国电影报道》，2025）这种选择并非偶然——侗族大歌的无乐器伴奏、依赖人声共鸣与歌班集体演唱的特点，天然契合中国神话中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观，其“非人工雕琢”的特质恰能传递“神话本真”的美学追求。

1.1.2 视觉通感：莲花重生的圣洁转译

哪吒“莲花重塑肉身”是全片最具哲学意味的场景之一：莲花瓣在水中舒展、花瓣上的露珠折射出七彩光芒、肉身从透明到凝实的渐变过程。此时，侗族大歌的旋律从单声部渐变为多声部，高频泛音模拟蝉鸣的清越，低频共鸣模仿流水的沉缓，将“重生”“净化”“希望”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体验。影评人李洋指出：“这种视听通感的运用，让观众不仅‘看到’莲花盛开，更‘听见’了生命重生的声音。”（《电影艺术》，2025）

1.1.3 角色塑造：龙宫空间的声音指纹

敖闰的出场与龙宫全景的呈现，是侗族大歌的另一重叙事功能。影片通过两种声音处理区分“人”与“空间”：敖闰的人声被调整为气声与鼻腔共鸣的“虚声”，原本明亮的侗歌音色变得诡魅低沉，暗示其“亦正亦邪”的身份；而龙宫环境音则保留侗歌的多声部复调，通过声场的纵深感强化“千年龙族”的空间厚重感。这种“角色-空间”的声音绑定，使侗族大歌从“背景音”升级为“叙事符号”。

1.2 蒙古呼麦：超自然力量的“声之具象”

蒙古呼麦是“喉音艺术”的巅峰，演唱者通过控制喉腔、口腔共鸣，可同时发出低沉的“基音”与高频的“泛音”，形成“一人多声部”的奇观（乌兰杰，2020）。在《哪吒2》中，呼麦被用来具象化“超自然力量”，成为刻画角色命运的关键声音载体。

1.2.1 场景绑定：宿命压迫的听觉符号

天元鼎下沉、敖丙觉醒等关键场景中，呼麦的低频基音如“地脉震动”，高频泛音似“星辰运转”，两者交织形成“非人类”的听感。例如，当敖丙的龙鳞逐渐覆盖全身时，呼麦的泛音频率从2000Hz攀升至5000Hz，配合画面中龙鳞的反光速度加快，观众直观感受到“力量觉醒”的压迫感。这种声音设计与剧情的高度同步，使呼麦成为“宿命力量”的听觉化身。

1.2.2 文化隐喻：人声即自然的哲学转译

呼麦的“人声即自然”特质（演唱者通过模仿自然声响如风声、兽鸣形成泛音），与电影中“灵珠与魔丸本为一体”的主题形成呼应。影片中，呼麦的泛音轨迹与哪吒、敖丙的命运线交织——当两人合力对抗天劫时，呼麦的基音与泛音逐渐融合，象征“人性与神性、善与恶的共生”。这种隐喻手法，使呼麦从“声音技巧”升华为“哲学表达”。

1.2.3 全球共鸣：非遗的国际语言属性

作为世界级非遗，呼麦的国际辨识度为电影的文化输出提供了便利。西方观众或许不懂蒙古语歌词，却能通过呼麦的“超自然声效”感知其神秘张力。影评人马克·约翰逊在《好莱坞报道者》中评价：“呼麦的使用让《哪吒2》拥有了一种‘全球通用的神秘语言’，这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。”（《好莱坞报道者》，2025）

1.3 唢呐艺术：少年英雄的“声之代言”

唢呐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“民间乐器之王”，其高亢穿透的音色常与“红白喜事”的民俗场景绑定（张伯瑜，2018）。但在《哪吒2》中，唢呐被重新解构为“少年英雄的精神图腾”，完成了从“民俗符号”到“英雄符号”的身份跃迁。

1.3.1 情绪点燃：叛逆精神的听觉宣泄

哪吒出场时，八支唢呐齐鸣的“万马奔腾”之势，配合其“脚踩风火轮、手持火尖枪”的视觉形象，瞬间点燃“反抗命运”的情绪。导演团队透露：“我们测试过多种乐器，最终选择唢呐，因为它的‘炸裂感’最能匹配哪吒的‘混不吝’性格。”（《新京报》，2025）当哪吒喊出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时，唢呐的滑音技巧模仿“撕裂空气”的声响，与传统台词形成“声画互文”，将角色的叛逆与执着推向高潮。

1.3.2 传统新生：从民俗到英雄的声音转型

唢呐在电影中的另一重突破是“去场景化”。传统唢呐多在婚丧嫁娶中使用，而《哪吒2》将其置于“对抗天劫”“拯救苍生”的宏大叙事中，赋予其“英雄之声”的新内涵。例如，哪吒与敖丙联手对抗雷劫时，唢呐与交响乐团合奏，传统音色与现代编曲的碰撞，象征“民间力量”与“英雄使命”的融合。这种“去场景化”的处理，使唢呐从“特定场景的附属品”变为“普适性的情感载体”。

1.3.3 文化转译：非遗的当代价值重构

唢呐的“声音转型”本质上是对非遗价值的重新诠释。正如音乐学家居其宏所言：“非遗的生命力不在于‘原汁原味’的保存，而在于‘活在当下’的创造。”（《音乐研究》，2024）《哪吒2》中的唢呐，不再是“红白喜事的吹奏工具”，而是“反抗命运、追求自由”的精神符号，这种转译让年轻观众在共鸣中自发关注唢呐文化。

2 从“电影叙事”到“文化生态”：非遗活化的启示

《哪吒2》的成功，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，更在于其为非遗活化提供了可复制的“影视赋能”模式。这种模式通过“叙事介入—情感共鸣—传播裂变”的链条，推动非遗从“静态保护”走向“动态传承”，最终构建起可持续的文化生态。

2.1 叙事介入：让非遗成为“故事的主人”

传统非遗传播常陷入“自说自话”的困境——传承人讲述、观众旁观，缺乏情感联结。《哪吒2》的启示在于：非遗要活起来，首先要成为故事的“参与者”而非“旁观者”。

1. 功能绑定：将非遗的声音特性与剧情需求深度绑定。例如，侗族大歌的“自然性”对应神话世界的“本真”，呼麦的“超自然声效”对应神秘力量，唢呐的“高亢音色”对应少年英雄的“反叛”。这种绑定不是简单的“配背景音乐”，而是让非遗的声音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“必要元素”。

2. 角色共生：让非遗与角色形成“声音-性格”的共生关系。如敖闰的“诡魅”通过呼麦的虚声处理体现，哪吒的“热血”通过唢呐的炸裂音色传递。这种共生使非遗成为角色的“声音面具”，观众通过声音即可感知角色特质。

3. 主题深化：让非遗的声音特质与电影主题形成隐喻关系。侗族大歌的“复调”象征“多元共生”，呼麦的“人声即自然”呼应“天人合一”，唢呐的“撕裂感”隐喻“打破宿命”。这种隐喻使非遗从“装饰元素”升华为“主题载体”。

2.2 情感共鸣：用“年轻化表达”激活文化记忆

非遗的传承本质上是“文化记忆”的传递。《哪吒2》通过“年轻化表达”，让年轻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自发关注非遗。

1. 视听语言的青春化：电影采用 IMAX 摄影、数字特效等技术，将侗族大歌的复调合唱以“声波可视化”（如音符化为莲花花瓣）的形式呈现，将呼麦的泛音轨迹以“星光流动”的动画呈现。这种“视听转译”降低了年轻观众的认知门槛。

2. 角色塑造的共情化：哪吒、敖丙等角色的“少年成长”叙事，与年轻观众“自我认同”的心理需求高度契合。非遗作为角色成长的“声音陪伴”（哪吒每次战斗都伴随唢呐），自然融入其情感世界。

3. 传播渠道的社交化：电影热映期间，制片方在抖音、B 站等平台发布“非遗幕后”短视频（如侗族歌班录音过程、呼麦演唱技巧解析），通过“制作特辑+非遗科普”的形式，吸引年轻用户参与讨论。数据显示，相关话题播放量超 5 亿次，《哪吒2》里的非遗艺术登上微博热搜榜首（《2025 中国影视传播报告》，2025）。

2.3 传播裂变：从“地域符号”到“全球语言”

非遗的跨文化传播是其活化的关键。《哪吒2》通过“民族性+国际性”的双重表达，推动非遗从“地域符号”升级为“全球语言”。

1. 民族性的坚守：电影保留了非遗的核心特征——侗族大歌的多声部复调、呼麦的喉音技巧、唢呐的高亢音色，确保文化基因的纯粹性。例如，侗族大歌的录音团队深入黔东南深山，邀请 80 岁以上的老歌手参与演唱，保留其“原真性”。

2. 国际性的转译：通过影视媒介的“普世语言”（如视觉奇观、情感共鸣）降低文化折扣。例如，侗族大歌的“蝉鸣”音色被国际观众解读为“自然的呼吸”，呼麦的“超自然声效”被视为“神秘力量的具象”，唢呐的“撕裂感”被理解“反抗的呐喊”。这种转译使非遗的“民族特色”转化为“世界共感”。

3. 产业化的延伸：电影热映带动了非遗的周边产业——贵州推出“哪吒主题侗族大歌演出”、苗绣高定礼服登上巴黎时装周、呼麦演奏家受邀参加国际音乐节。这种“影视+文旅+时尚”的产业联动，为非遗提供了可持续的经济支撑。

3 从“个案成功”到“范式推广”：非遗未来的活化路径

《哪吒2》的实践为非遗活化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，但要实现传统音乐的全面振兴，仍需在以下方面持续探索。

3.1 构建“影视-非遗”的协同创作机制

建立影视制作方与非遗传承人的常态化合作机制，避免“为用而用”的功利性改编。例如，成立“非遗影视顾问团”，由传承人参与剧本创作、音乐设计、后期制作全流程，确保非遗的原真性与艺术性的平衡。

3.2 推动“非遗+”的多元业态融合

除了影视，非遗还可与游戏、动漫、短视频等新兴媒介融合。例如，开发“侗族大歌”主题音乐游戏，让玩家通过演奏虚拟乐器学习多声部合唱；制作“呼麦”主题动漫，通过角色成长故事传递喉音艺术的魅力。

3.3 培育“年轻化”的非遗传承群体

通过“非遗进校园”“非遗夏令营”等活动，吸引年轻人参与非遗学习；鼓励年轻创作者用非遗元素进行

二次创作（如国潮音乐、数字藏品），让非遗在“创造性转化”中保持活力。

3.4 完善“政策-市场”的支持体系

政府需加大对非遗保护的财政投入，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非遗活化；建立“非遗活化”评价体系，将传播效果、年轻群体参与度等纳入考核指标，避免“重申报、轻传播”的形式主义。

4 结语

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中的音乐类非遗，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，更开启了一场传统音乐与当代文化的深度对话。当侗族大歌的复调织入好莱坞式管弦乐，当呼麦的喉音震颤与电子音效交织，当唢呐的嘶鸣穿透赛博朋克的霓虹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非遗的“活态传承”，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当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觉醒。这种觉醒提醒我们：非遗的未来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而在影视的光影中、游戏的音效里、年轻人的手机里——它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、创新的思维，让传统音乐在当代文化的血脉中永续流动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UNESCO. (2023). Global Report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: Safeguard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. Paris: UNESCO Publishing.
- [2] 樊祖荫. (2019). 侗族大歌的音乐形态与文化内涵[J]. 音乐研究, (3): 45-56.
- [3] 乌兰杰. (2020). 蒙古族长调与呼麦的艺术特征[J].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, (2): 32-41.
- [4] 张伯瑜. (2018). 唢呐艺术的文化生态研究[J]. 音乐艺术(上海音乐学院学报), (1): 12-20.
- [5] 李洋. (2025). 视听通感视域下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音乐叙事[J]. 电影艺术, (4): 78-85.
- [6] 《中国电影报道》. (2025). 导演饺子访谈实录[EB/OL].
- [7] 马克·约翰逊. (2025). 《哪吒2》的声音魔法：东

方非遗的全球表达[N]. 好莱坞报道者, 2025-02-10 (3).

- [8] 居其宏. (2024). 非遗活化的音乐学视角[J]. 音乐研究, (5): 23-31.
- [9] 《新京报》. (2025). 《哪吒2》音乐制作特辑：唢呐与呼麦的创新实践[EB/OL].
- [10] 中国电影家协会. (2025). 2025 中国影视传播报告[R].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.
- [11] 王文章. (2022).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[M]. 北京: 教育科学出版社.
- [12] 萧梅. (2021). 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播：媒介与文化认同[J]. 音乐研究, (4): 1-10.
- [13] 尹鸿. (2023). 影视与非遗融合的产业逻辑[J]. 当代电影, (6): 5-12.
- [14] 雷达. (2024). 《哪吒2》的文化意义：传统与现代的对话[J]. 文艺研究, (2): 113-120.
- [15] 向云驹. (2020).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[M]. 北京: 高等教育出版社.
- [16] 金大陆. (2022). 影视媒介与非遗活化路径研究[J]. 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 (7): 102-108.
- [17] 刘晓静. (2023). 侗族大歌的国际传播：从巴黎到纽约[J]. 东南亚南亚研究, (3): 89-96.
- [18] 李松. (2021). 非遗保护的核心是文化认同[J]. 民俗研究, (1): 1-8.
- [19] 张欢. (2024). 影视音乐中的非遗元素：功能与价值[J].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, (5): 45-53.
- [20] 黄永林. (2022). 非遗与影视融合的创新模式研究[J]. 文化产业研究, (2): 34-42.

作者信息：安静，女（1977.2），汉族，籍贯河南省洛阳市，博士学历，副教授职称，研究方向：音乐教育、音乐学。

刘长飞，男（1974.2），汉族，籍贯河南舞阳，博士学历，讲师职称，研究方向：建筑设计。